

《解深密經》 之 〈分別瑜伽品〉

第十七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這個大問題了。於是有兩派法師不同的講法，有些說能夠成功修得「集總修」，就可以得到「一者，於思惟時剎那剎那融銷一切麤重所依。」這個是在梁武帝，梁陳的時候，那位真諦法師就是這樣說的，修一種就得一緣。修第二種，你能夠修到「離種種想，得樂法樂」。你就會得到……。不對。如果你修到第二種「無相修」，就會得到第二種緣，得到什麼？「離種種想，得樂法樂」。如果你修到第三種相，「無功用修」，你就會得到第三種緣，「解了十方無差別相無量法光」。如果你修到第四種修，「熾盛修」，你就會得到第四個緣，「所作成滿相應淨分無分別相恆現在前」。如果你修到第五個「無喜足修」，你就會如何？「五者，為令法身得成滿故，攝受後後轉勝妙因。」修第五個得五個果。但是唐朝有很多法師就認為五種都修到，然後一齊得這五種果。

我問你，你認為那一個較為妥當？兩派都是大法師，但兩派都不同見解。那又如何？兩說並存，就讓你們自己參考了，是不是？你覺得那個較為妥當？你想想，你自己可以思惟一下。看文字就好像一種對一種，是不是？我就覺得好像一種對一種。你看看是不是？是不是一種對一種？你能夠「集總修」，你便可以什麼？證真如。當你證到真如，就可以怎樣？那個根本智起的時候，你能夠什麼？你修觀的時候，能夠每一個剎那都「銷融」（「銷融」即是消滅），消滅那些「麤重」（「麤重」即是煩惱種子），是不是？其理是否很通順？第二種修，第二種是「無相修」，是不是？你能夠修無相觀，即是整天證真如，整天觀無相真如，你就會如何？

「離種種想」，是不是？這個「想」即是有概念的想。「得樂法樂」，「樂法樂」是什麼意思？「樂法」的「樂」，不是「苦法」的「樂」。現在我們世間有漏的樂，實在是苦來的，這些是「苦法」的「樂」。那些是「樂法」的「樂」，真正「樂」的「樂」，即是證真如時的那種就是絕對性的樂——「樂法」的「樂」。又好像是修無相之後然後才得到這種「離種種想」的「樂」，是不是？這豈不是很淺？即

是說真諦法師這種分法，一種得一種，修這一種得那一種，又很妥當。但你說幾種都修得，當然是幾緣都得了。所以我就主張不妨依照真諦法師的那種講法。我現在解了，「於思惟時」，當你修觀的時候。思惟什麼？思惟總相，總相最後就是真如。當你觀到真如的時候，你的根本智起，無漏智起了。當無漏智起的時候，……。

無漏智將起未起，你已經是一個加行道了，是不是？當無漏智起的時候，你一定有一個無間道。無間道起了之後，跟著是什麼？解脫道。那個時候已經不見了一點煩惱，是不是？比較少了。於是繼續一個新的加行道，這個新的加行道稱作什麼？勝進道，是不是？勝進道一起，又斷一分（煩惱）。又再來一個無間道，又一個解脫道，又多剷除一點煩惱。再繼續來，又不斷地每一剎那都銷融多少，一點兒。結果完全把它銷融（「銷融」即是消滅它），就要什麼？三大無量劫。「集總修」可以銷融「一切羶重所依」。「所依」是什麼？煩惱的種子，即是什麼？即是所知障的種子和煩惱障的種子。種子常常跟著我們，在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面，令到我們有羶重之覺，令到我們不斷生死輪迴，令我們負擔這兩種障，這兩種障驅迫我們進入生死輪迴，所以謂之羶重，即是煩惱的種子。

為何是「所依」？煩惱種子會起現行的，一切現行的煩惱都是由它所依的種子而起的，這些種子便稱為煩惱所依，煩惱即是所依。聽得明白不？你問證真如有什麼好處？已經解答了，是不是？我被人問過很多次，證真如有什麼好處呢？我並沒有講，我只讓他們自己去讀書，當你讀到此處的時候，不用給你解說的，是不是？剎那剎那把你羶重的煩惱障、所知障的種子銷融，消滅一點一點，一粒粒如芝麻那麼小，積累起來便成大山。第二，如果你修「無相修」，經常修無相觀，真正修無相觀的那個時候修，見了道之後修。我們現在說無相只是說說而已，無相仍有一個無相的相存在。修無相觀你會如何？「離種種想」，即是離有分別的、有相的想。「得樂法樂」，得到樂法，即是真正快樂的快樂。這便是「無相修」的果。

「三者，解了十方無差別相無量法光。」有沒有「恆現在前」四個字？沒有。只是「無量法光」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能夠「無功用修」，不斷修，不斷修，修到淳熟至

無功用。如何無功用？你們有沒有讀過一課書？你們讀中學的時候，有沒有？有沒有讀過中學？有沒有？中學時候有一課書，不知是歐陽修或柳宗元？和那賣油郎談話的，是不是？那賣油郎把油如一根線般準確地滴進油瓶中，一點兒也不會瀉的。問他為何如此神乎奇技？賣油郎如何回答？你有沒有讀過？你不是讀過嗎？讀過不？你讀過不？我這麼老還記得。你讀過了。聽過，是嗎？他說無他，手熟而已。是不是？無他，手熟而已。他說沒有什麼，那有什麼法寶？我手熟而已。

此即做到無功用。熟，整天加功，整天加功，加到最後便是無功用，是不是？你修正觀能夠修到無功用，你就會如何？「解了十方」，能夠了解什麼？「十方無差別相」。我們有差別相就有分限，譬如我們說東，東的概念就只限於東面。我們說西，西的概念就只有限於西面。是不是？「十方」，只有無相、無概念，就變了什麼？沒有限度，是不是？他此處寫道「十方無差別相」，無差別之相，「無差別」即是沒有概念的相。有概念就有善有惡，是不是？你說善對面就有一個惡；你說老對面就有一個少；你說貧對面就有一個富。凡是有概念的事物，一定有差別。差別，difference 一定有不同的，上下高低不同。只有無概念，然後才無所謂遠近。

「十方無差別相」，不是說沒有東西，那個相就是情況，那種你能夠體會到無差別的那種情況，好像你當時能夠體會到，好像你的智慧有無量光明，你覺得嗎？當你了了，你對一事物很了解的時候，你就覺得好像有一個光明照了那樣。有沒有這種情況？能夠「解了十方（一切）無差別相」的那種發光，好像覺得無量無際，無邊無際，時時有這種情況。這個就是什麼？就是能夠不斷修「無功用修」的結果。「四者，所作成滿相應淨分（的那種）無分別相恆現在前」。第四，這個是什麼？「熾盛修」的結果。「熾盛修」的結果又如何？「所作成滿相應」，即是與成佛相應的。「相應」二字你們一時就很難解釋，最好是你們這些英語好的，connect，connecting with，是不是？懂得解嗎？和他有關係的。和成佛有關那些清淨的東西，清淨的成分。

那些清淨成分裏面有兩種，一種是屬於根本智的，無分別的。根本智所了解的無分別的真如相。第二部分是什麼？這種淨分的第二部分，後得智所了解的有分別相。那時有分別相現前並不稀奇，我們都可以，是不是？無分別相現前是很難的。無分別的那一種和「所作成滿」相應的那些清淨的東西。那些清淨的東西裏面有些有分別的，有些無分別的。那種無分別的相狀「恆現在前」，時時出現的，一坐下就出現。最初如果你是一個初地菩薩，很困難才出現的。如果二地便容易一點，三地、四地更容易一點，而且支持得耐一點。如果到了第七地左右，只要你肯加功，這個無分別相便不退，但仍要很吃力，一旦放鬆便沒有了。

到了第八地就無功用，不用吃力，無分別相常常現前的。第九、第十地就更不用說了。因為你修「熾盛修」，就會得到這種境地。第五種，「為令法身得成滿故，攝受後後轉勝妙因。」這種是「無喜足修」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修，本來已經修到夠了，都無喜足了，都要繼續修的，是不是？到這裏有什麼好處？就是什麼？會令到你的法身快點圓滿，快點成就，快點圓滿。法身圓滿成就便三身具備了，即是完全成佛了。如此，你就會如何？你現在未成，但你會攝受，「攝受」者牽引，一級牽起第二級，牽引後又後的。「轉勝」，後又勝於前，再後又勝於後，再後又勝一點，「後後轉勝」的。引出那種「妙因」，一級引一級——「轉勝妙因」。

是否真諦法師解釋這個解得很妥貼？修一種就得一緣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具備五緣，你便謂之「得」了。按照這樣解，豈不是快將成佛，是不是？他並沒有說成佛，但不成佛也差不多了。具備這五緣，就謂之修得到緣總相止觀。這真的是極之難了，是不是？上文講那五種……。彌勒菩薩問釋迦佛，問他修行要達到什麼程度才能稱作得到緣總法的止觀呢？是否這樣？於是釋迦佛就答他，他答具備五緣，即是具備五個條件就稱作「得」了。具備那五個條件呢？第一個是「於思惟時剎那剎那融銷一切羸重所依。」這個「思惟」是指在修止觀的時候修觀。思惟即是觀想。第一個條件是當他修觀的時候，每一個剎那，每一個剎那都能夠把他的羸重；「羸重」即是他阿賴耶識裏面那些煩惱種子，煩惱障和所知障的種子；每一個剎那不斷傷害那些煩惱種子的。

每一剎那都這樣。如何修法，我不是已經講了，是不是？有一個加行道，是不是？由加行道引起一個無間道，再由那個無間道消減少少煩惱種子。然後，無間道完了之後，解脫道出現。解脫道之後又一個新的無間道稱為勝進道。勝進道之後又有一個無間道，無間道又來一個解脫道。每一個剎那，每一個剎那都如此。一個剎那加行道，第二個剎那無間道，第三個剎那就是解脫道，第四個剎那又到什麼？勝進道。第五個剎那又無間道，第六個剎那又解脫道。一路下去。

這個標準是佛家從心理學上解答為何我們會消毀煩惱。即是這樣，譬如你隨時很大煙癮的，現在你要戒煙，很辛苦的。當你要戒煙的時候，你的心，煙癮就是那些羶重，是不是？你立心要戒煙，要看你的智慧和你的業，立心去戒煙，你的智慧知道要戒煙才好。你的智慧在你的內心活動，戒煙、戒煙那樣。戒煙，你說說就可以的嗎？不是說說就可以的。當你決心戒煙的時候，你的智慧在你的內心起活動，一個加行道——戒，之後跟著無間道，剷除它，把煙癮減少一點。跟著一個解脫道，少一點煙癮，好的。跟著一個勝進道，又要戒煙。不斷地每一個剎那，每一個剎那這樣。結果漸漸地你的煙癮就完全沒有了。

譬如我以前講話時都要含著一口煙才能夠講的，不然根本就幾乎沒法講，是不是？越是含著一口煙就越講越精神。但現在我要戒，經過的歷程是什麼？加行道、無間道、解脫道。凡斷除某一種癖性或某一種煩惱，都一定如此。每剎那、剎那那樣。你自己內心這樣做，在阿賴耶識裏面這樣做，亦都不知道。當你修觀的時候，意識就會這樣做。它就是一個無間道，一個解脫道，那個無間道就剷除那些羶重。第一個條件就要做到這一點，剷除「羶重所依」；「羶重」即是煩惱，煩惱種子；「所依」即是那些種子本身，或是那個阿賴耶識。阿賴耶識並不是好東西，常常載著煩惱種子，傷害它裏面的種子，即是間接傷害阿賴耶識。因為你把阿賴耶識不斷傷害，不斷傷害，然後才可以轉識成智。所以「所依」二字可以有兩個解法。一、「羶重」就是「所依」，因為依著種子然後起現行，所以種子是現行之「所依」；一個解法。二、「所依」就是指阿賴耶識；「羶重」就是指那些種子。兩個解法都可以。為何會做得

到？什麼緣會做得到？要怎樣修才會有這個緣呢？岑寬華，你來回答我吧。要如何修才能夠做到這一點？按照真諦法師的講，修一個修就會得到一個緣，是不是？修什麼？

同學：「修『集總心』。」

教授：「要修『集總心』，是不是？」

同學：「『集總心』。」

教授：「集很多東西，來觀它的總相，『集總心』。」

你能夠修「集總心」，有這個功效的，所以修止觀你一定要「集總修」。第二、一個緣是不行的，有五個緣嘛。第二緣就是「離種種想，得樂法樂。」離種種煩惱的妄想，而得到樂法的樂，真正樂的法的樂。樂有多種，有些樂是假樂不是真樂。譬如你生瘡感覺得很痛，發熱的。你用冷水敷一下就沒減低它的熱，你便覺得很舒服，覺得快樂了。其實那裏是樂，是不是？即是痛苦暫時停一停而已，減少一點而已，不是真的樂。要整個瘡痊癒，沒有瘡然後才是真樂嘛。聽得明白不？所以佛家認為，一種無漏的樂才是真樂，沒有煩惱的樂才是真樂。那些有漏的樂猶如那個癰癤，猶如那個發炎發熱的瘡，暫時被冷水敷一下的那種樂而已，那種並不是真快樂，有漏的樂不是真樂，不過是痛苦暫時停息而已。他離開種種妄想，而得到樂法的樂，即是真正快樂的樂。這要如何修才可得？你講吧。

同學：「無相修。」

教授：「嘎？」

同學：「無相修。」

教授：「什麼？」

同學：「無相修。」

教授：「修無相觀。」

如何修無相觀？當你修觀的時候，所有的相都排除，所有一切雜念都排除。譬你在修止觀的時候，忽然又想起你的那盤生意，究竟成功不成功呢？本來想起生意並不重要，但你不應該在修止觀的時候想，是不是？立刻用不念作意來撇除它。那麼多東西撇除，不想生意的時候，忽然又想到我今朝看的經現在不怎麼明白，不知如何？想想它吧。這也不對，何解呢？你今朝看的經後來慢慢回想是應該，但不應該在修止觀的時候想。又撇除，撇到甚至於你想到佛的像如何，也不要，因為都仍然是有相。一路凡所有相通通撇除，這樣地修「無相修」。「無相修」就可以達到這一點，「離種種想，得樂法樂。」

第三種是什麼？那天已經講過了，不過我知道有些人不太明白。這句是很彆扭的，所以我複述一次，讓你們容易明白。第三種，「解了十方無差別相無量法光。」「無量法光」；「法」者指經教裏面所講的道理。「法光」，為何那些「法」裏面會發光的？你不要作光線解，此處是指經論裏面所講的道理非常明顯，清清楚楚在你面前，猶如被光線照著，此謂之「法光」。「解了十方無差別相無量法光」，了解經論裏面所講的，不論一方的佛或十方的佛，所共講的那些無差別相，教我們修無相、「無差別相」。「無差別相」即是勝義諦；教我們如何證入勝義諦，如何證入真如的那種道理，很明顯在此處，就謂之「無量法光」。這個是什麼修呢，岑寬華？

同學：「無功用修。」

教授：「噯？」

同學：「無功用修。」

只是「無相修」亦不能做到這樣，還要「無功用修」，修到淳熟而無功用的。無功用，懂不懂？何謂無功用？你知嗎？熟到極，是不是？熟到極，好像歐陽修所講的賣油郎一樣。我們拿一個瓶向他買油，他可以一邊和你交談，一邊斟油進瓶裏面，一條線地倒進瓶裏面，一點也倒不瀉的。歐陽修問他為何如此厲害，他答沒什麼，淳熟而已。即是無功用，熟到極。要「無功用修」，修到能夠很自然而然，然後便做到這一點了。第四個條件是什麼？「所作成滿相應淨分無分別相恆現在前。」「恆」即是

常常；常常現前的。什麼常常現前？那種無分別的相。何謂「無分別相」？凡是有為法裏面，一定有什麼？凡是有相的東西，一定有分別的。何解？譬如你說這些是善，你說善的時候，對面便有一個惡的了，是不是？沒有惡你如何成為善？你說這東西醜，你說它醜的時候，對面便有一個美的了，沒有美你那來醜？有相對的東西就謂之有差別。

凡有為法一定是有差別的。「無差別相」，完全沒有相對的差別。「無差別相」即是什麼？勝義諦。世俗諦必定有差別，只有勝義諦才無差別的。無差別的那種相狀，常現在前。什麼「無差別相」，「無分別相」？那種什麼？淨分的無差別相；「淨分」即是無漏。什麼東西的「淨分」？「所作成滿相應（的）淨分」；所作都成就，所作都圓滿，這個便是佛；和佛的功德相應的那些無差別相。「恆現在前」，時時都現前的。懂得解不？聞法就是這樣。這種要什麼修才可以？

同學：「熾盛修。」

教授：「嘎？」

同學：「熾盛修。」

教授：「熾盛修。」

不只無功用，還要「熾」。「熾」猶如洪洪烈火，燒得十分「盛」。「熾盛修」，能夠修到熾盛，非同小可很了不起的。這樣修然後才有這種情形。「五者，為令法身得成滿故，攝受後後轉勝妙因。」第四種完結，就是什麼？那個修行的人，他為令盡快成佛，成佛之後他的法身便成就圓滿。「為令（他的）法身得成（就圓）滿故」，他就一定要什麼？「攝受」即是牽引，「攝受」作牽引解；牽引得「後後」。今天做而已，今天做到這一點，做到這一點又如何？我們就跟著牽引出明、後天更好的東西。明天更好的東西，牽引出後天再比它更好的。「後後」，越後就越勝的那些妙因。即是什麼？譬如今世的好就引起來世的好，來世的好又引起後世的更好，後世的更好又引起再後世的更更好，一路攝受、牽引後後的。「轉勝」，越轉越勝，今日勝明天變得再勝，此謂之「後後轉勝妙因」，由這個因引起後一世的果。要做到這個

條件然後才可稱作「得」，要如何修然後才得到這個條件呢？

同學：「無喜足修。」

教授：「什麼？」

同學：「無喜足修。」

無喜足地修行，「無喜足修」。很多人以為我修到這樣便足夠了，要「無喜足」，不要滿足。能夠做到這五種修，就可以具備五緣了。我們暫時這樣解，第一種修就具備第一個緣，第二種修就具備第二個緣，這樣解比較好，是不是？這樣真是難的，是不是？上文（子二）、得緣總法分齊門。何謂「得」？「分齊」即是界限。現在（子三）、辨得通達位地門。佛經裏面時時有「得」到什麼？有時有人說什麼？「通達」什麼？好像禪宗，他「悟到」什麼那樣。又「得」，又「通達」，何謂「得」？又何謂「通達」呢？不能籠統的，是不是？現在我們學佛經和學世間的道理都一樣，絕對不容許籠統的。「得」和「通達」，我們都要了解，不同的。何謂「得」？何謂「通達」呢？其地位是不同的。彌勒菩薩問了。「慈氏菩薩復白佛言」，彌勒菩薩又問釋迦佛。他這樣說：「世尊！」稱呼一聲佛。「此緣總法奢摩他、毗鉢舍那當知從何名為通達，從何名得？」

他問世尊，「此緣總法奢摩他、毗鉢舍那」；「此」即這種；這種觀總法而不是觀別法，觀總法的止和觀。「奢摩他、毗鉢舍那」即是止觀。「當知從何名為通達」，我們應該知道，做到那一點我們便謂之通達？做到那一點才稱為得到成功呢？下面佛答。佛答分兩段：（寅一）、（寅二）。（寅一），正式答他的問。（寅一）、正答前問；（寅二）、勸初學者。（寅一），我們看看。「佛告慈氏菩薩曰」，佛又對彌勒菩薩說。他怎樣說呢？「善男子！從初極喜地名為通達，從第三發光地乃名為得。」這真是難。

由最初登地，即是初證真如，我們眾生的無漏法從來未曾出現，第一次無漏法出

現的時候，那種根本智就出現，證到真如。那個時候你便是通達，「通達」者，即是用現量證得的，謂之「通達」。以現量證得的謂之「通達」，佛經裏面「通達」二字都是作現量證得解。「從初極喜地」，從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一直到第十地都稱為通達，即是一入初地已經是通達。初地為何是極喜地？因為一入初地，是前所未有的。以前那些無漏智從未起過，由無始以來以至現在都從未起過，現在忽然無漏智出現。當它出現的時候，當然不會歡喜了，因為它仍正在出現。到了它出現之後……。

出現的時候，是根本智證到真如的。根本智出現之後，根本智跟著便會沉沒。代之而起的是後得智，到了後得智起的時候，就回憶根本智出現那時候證真如的狀態是如何？他那時便會覺得「原來我已經證真如了」，證得真如便可以入了聖人的範圍了，「現在我已經是聖人了，從無始以來到今日，最好就是今天了。以後，我們距離成佛不遠了。」當時是非常高興，極之歡喜，所以稱作極喜地。入了極喜地，就真正修十波羅密了，每一地就圓滿一個波羅密多。我們未曾登地的人，不過是學修波羅密多而已，未能算作修的，真正修的就要在極喜地以後。極喜地即是初地，在初地裏面修滿布施波羅密，因為修初地就圓滿了。布施波羅密修圓滿，他就登第二地。第二地就戒律，持戒波羅密圓滿。持戒波羅密圓滿他便是第三地。

在第三地裏面修安忍波羅密，或稱忍辱波羅密。那時才是真真正正修波羅密多，以前那些只是學習而已。即是猶如打仗，軍隊訓練起來，要到真正打仗才算是打仗；你在操場操練不過練習而已。第三地又名發光地。第一地名極喜地，極之歡喜。第二地名離垢地，因為第二地他就持戒圓滿，持戒圓滿那些犯戒的污垢沒有了，所以稱作離垢地。第三地智慧光明，已經特別強了，比以前的強，所以稱作發光地；「光」者指智慧光明。如果這樣，那些未曾證真如的人，豈不是很心淡？它下面就有這一段，勸初學的人不要灰心，你看看。

「善男子！初業菩薩，亦於是中，隨學作意，雖未可歎，不應懈廢。」佛恐怕眾生灰心，他說「善男子！」那些「初業菩薩」；「業」即是修業、學業；初修這種學業的菩薩。「亦於是中」；「是」即是這些，即是這個修總相止觀；亦於修總相止觀

之中。「隨學作意」；跟隨經教所指示你的學；這個「作意」是指修止觀；應該跟隨經教所指示而學修止觀。這種人，這種初學的人修止觀，「雖未可歎」；「歎」即是讚歎；雖然他不值得讚歎。但「不應懈怠」；「懈」即懶惰；「廢」者停止不做；他亦不應懶惰。釋迦佛叫我們「不應懈怠」。以上各門已經講完。

-完-